

名家
散文

典藏

张洁散文

捡麦穗



联合集团
出版社

张洁散文

捡麦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捡麦穗:张洁散文/张洁著;杨柳选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6.6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415-5

I. ①捡… II. ①张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6)第 003440 号

策划统筹 邹 亮
责任编辑 张 雯
封面设计 王 芳
责任校对 许龙桃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捡麦穗

——张洁散文

张洁 著 杨柳 选编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56 千字

印张 7

插页 2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415-5

定价 **25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典藏

第四辑

目 录

捡麦穗

挖荠菜 / 003

哪里去了,放风筝的姑娘? / 007

捡麦穗 / 011

梦 / 016

假如它能够说话…… / 019

何以解忧,惟有稀粥 / 023

不忍舍弃 / 028

Give Away / 033

哭我的“老儿子” / 040

乘风好去

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 / 057

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/ 067

乘风好去 / 075

你不可改变她 / 080

黄昏时的记忆 / 086

我的四季

我的四季 / 091

我的船 / 094

这时候,你才算长大 / 098

我为什么失去了你 / 101

没有一种颜色可以涂上时间的画板 / 105

多少人无缘再见

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 / 113

“我最喜欢的是这张餐桌” / 162

对于我,他没有“最后” / 169

“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” / 197

多少人无缘再见 / 202

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 / 208

捡麦穗

捡麦穗的时节,是最能引动姑娘们幻想的时节。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,挎着一个空篮子,顺着田埂上的小路,走去捡麦穗的时候,她想的是什么呢?

挖荠菜

小时候,我怎么那么馋呢?

只要我一出门,比我小的那些孩子,总是在我身后拍着手儿、跳着脚儿地喊:“馋丫头! 馋丫头!”

我呢,整个后背就像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羞得头也不敢回,紧贴着墙边,赶紧跑开。

慢慢地,人们都忘记了我还有个名字叫“大雁”。

我满肚子羞恼,满肚子委屈。

七八岁的姑娘家,谁愿意落下这么个名声?

可是我饿啊,我真不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,什么时候离开过我。就是现在,一回想起那时的情景,记忆里最鲜明的感觉,也是一片饥饿……

因为饿,我什么不吃啊。

养蜂人刚割下来的蜂蜜,我会连蜂房一起放进嘴巴里;

刚抽出嫩条、还没长出花蕊的蔷薇花梗,剥去梗上的外皮,一根“翡翠簪子”就亮在眼前,一口吞下,清香微甘,好像那蔷薇就在嘴里抽芽、开花;

还有刚灌满浆的麦穗,火上一烧,搓掉外皮,吃起来才香呢……

不管是青玉米棒子、青枣、青豌豆、青核桃、青柿子……凡是没收进主人仓房里的东西,我都能想办法吃进嘴里。

我还没有被人抓住过,倒不是我运气好,而是人们多半并不十分认真地惩罚一个饥饿的孩子。

当然,也并非人人如此。

好比那次在邻村的地里掰玉米棒子,被看青的人发现了。他不像别人,只是做做吓唬人的样子,把我们赶走就算完事,而是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棒子,不肯善罢甘休地、紧紧地追赶着我。

我没命地跑哇,跑哇。我想我一定跑得飞快,因为风在我的耳朵两旁,吹得呼呼直响。我那两只招风耳朵,一定被迅跑带起的旋风刮得紧贴脑壳,就像那些奔命的兔子,把两只长长的耳朵,紧紧地夹住脑壳。

也不知是我吓昏了头,还是平时很熟悉的田间小路在捉弄我,为什么偏偏横在面前一条小河?追赶我的人,越来越近了……

人要是害怕到了极点,就会干出不顾一切的事。我还没来得及多想,便纵身跳进那条小河。

河水并不很深,但足以淹过我那矮小的身子。河水不容喘息地压迫着我的呼吸,呛得我一口接一口地将它们吞咽。我吓得快要背过气去,一声不吭地挣扎着、扑腾着,而岸上那追赶人的笑声,却出奇清晰

地在我耳边震荡。

我的身子失去了平衡，渐渐向斜里倒下，河水轻缓地拉扯着我，依旧无知无觉，不停地流着、流着……

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对岸的，更使我丧气的是，脚上的鞋子，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只。我实在没有勇气回头去找那只丢失的鞋子，可我也不能回家。

我怕妈妈知道，不，我并不是怕她打我，我是怕看她那双被贫困折磨得失去了光彩的、哀愁的眼睛，因为我丢失了鞋子而更加黯淡。

我独自一人，游荡在田野上，孤苦伶仃。任凭野风胡乱扒拉着我的额发，翻弄着我的衣襟。

太阳落山了，琥珀色的晚霞，也渐渐从天边退去。

远处，庙寺里的钟声在薄暮中响起来了，那钟声缭绕耳际，久久久久不能淡去；羊儿咩咩地叫着，放羊的孩子赶着羊群回家去了；家家的茅屋顶上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飘飘袅袅，薄了，淡了，看不见了。就连一阵阵的乌鸦，也都呱呱地叫着回巢去了。

田野里升起一层薄雾，夜色越来越浓了。村落啦、树林子啦、坑洼啦、沟渠啦……好像一下子全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沉寂里。我听见妈妈在村口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，可是我不敢答应。

我是那样地悲哀和凄凉，平生头一次感到，有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，潜入了我那童稚的心。

可以想见，经过一个没有什么吃食可以寻觅，因而显得更加饥饿的冬天，当大地春回，万木复苏的日子重新来临时，会带给我多大的喜悦！田野里将会长满各种野菜：雪蒿、马齿苋、灰灰菜、野葱、荠菜……我最喜欢荠菜，把它下在玉米面的糊糊里，再放上点盐花花，别提有

多好吃了。

更主要的是挖荠菜时的心情，那少有的坦然、理直气壮，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享受。再也不必担心，有谁会提溜着大棒子凶神恶煞地追赶，甚至可以不时抬起头来，看看天上吱吱喳喳飞过的小鸟，树上绽开的花朵，蓝天上白色的云朵……

我提着篮子，急急地向田野里跑去，荠菜，像一片片绿色的雪花，撒在田埂上、垄沟里、麦苗下。

荠菜，我亲爱的荠菜啊！

一九七八年五月

二〇一一年一月修订

哪里去了,放风筝的姑娘?

逢到春天我就格外怀念家乡,这大概是因为它和我童年时代的许多回忆,交织在一起的缘故。

童年可不是童话,也许还和童话恰恰相反,但它还是让人怀恋。在那乡野的游戏里,最使我神往的莫过于春天放风筝。

那时,太阳照在黄土岗子上,照在刚刚返青的树枝上,照在长着麦苗的田野上,也照在孩子们黑黝黝的脸蛋上……淡蓝的、几乎透明的天空中,悠悠地飘着孩子们的风筝。那些风筝,牵系着他们的欢乐、苦恼和幻想。偶尔,断了线的风筝,会使那小小的、本是欢乐的心,立时变得怅惘,仿佛自己的魂儿,也随着那断了线的风筝飘走了。

想到风筝,自然会想到兰英姐姐。

小时候,我是一个十分笨拙的孩子(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笨拙的老太太),对我来说,不论什么事,都比别的孩子困难得多,自然也就

常常成为其他孩子的笑柄。比如我扎的风筝，要么飞不起来，要么刚飞起来就像中了枪弹的鸟儿，一个倒栽葱跌落下来，便立刻引起其他孩子的哄笑。那些笑声，往往伴着我的眼泪。

兰英姐姐不但责备那些讪笑我的孩子，还为我扎个我喜爱的、任何一种样式的风筝。我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，一边看她扎风筝，一边听她轻轻地唱着。她轻曼的歌声，像母亲轻柔的手，抚爱着我受了委屈的心。

她扎的风筝，比每个孩子的风筝都好看，也比每个孩子的风筝起得更高，更平稳……且不说放风筝的游戏，有着多么大的乐趣，只看兰英姐姐挺着秀美的身条，在旷野里随着不大的风势，不时抖动着风筝上的绳索，一根长长的辫子，在柔韧的后腰上甩来甩去，就够让我心旷神怡的了。

后来，兰英姐姐出嫁了。

在乡下，嫁姑娘讲究卖了几担麦子。姑娘越好，卖的麦子越多。我记得，没有哪个姑娘超过兰英姐姐的麦价。

等到迎亲的那一天，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，大伯子、二姨子，亲戚朋友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就像到了年根，人们脱手了一头牲口，到手了一笔好价钱那么知足。

人们吃着、喝着，一直吃到、喝到连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聚到这里吃喝的原因了。他们谁也不会去想一想，兰英姐姐嫁的那个男人好不好，会不会疼她，她满意不满意自己的出嫁……

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的胡子，一双眼睛长得那么野。他也像参加婚礼的那些人一样，放肆地吃着、喝着、笑着。他的笑声又大又刺耳，逢

到他笑的时候,就像放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,总是吓得我心惊肉跳。

兰英姐姐就要走了。她骑在那匹小毛驴儿上,毛驴儿的脖子上挂着的小铜铃擦得真亮,铜铃上还挂着红缨子,鞍子上还铺着红毡子。兰英姐姐的发辫梳成了髻子,插着满头的红绒花儿,耳朵上摇曳着长长的银耳环,穿着红袄、绿裤子。脸蛋儿是那么丰腴,嘴唇是那么鲜红,一个多么漂亮、多么新鲜的新媳妇啊。

我却伤心地想到,她再也不是我的兰英姐姐了,她已经变成那个男人的新媳妇了。我好嫉妒、好伤心哪!我巴不得那个男人一个失脚,跌到地狱里才好。

迎亲的唢呐吹起来了,好火热的唢呐啊。兰英姐姐却哀哀地哭了。我明明知道,村子里的姑娘出嫁时都要哭的,但兰英姐姐的啼哭,却让我分外气闷。

她哭的什么,是惋惜一去不复返的少女时代?是舍不得爹娘兄弟?是害怕以后就要陪着—个陌生的男人,过着的漫长岁月……那日子真长啊,长得让人看不到头。

这以后,我很少看到兰英姐姐了。偶尔她回娘家住上几天,也总是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。人们渐渐忘记了,曾经有那么一个愉快而美丽的姑娘,在这里出生、长大、出嫁……更忘记了在那姑娘的婚礼上,吃过、喝过用卖她得到的麦子换来的美酒佳肴、换来的欢乐……

过了几年,我听说那男人得了一场暴病,死了。我暗暗为兰英姐姐松了一口气。

以后,兰英姐姐也就常常回娘家了。

可是,那曾经丰满的脸蛋,像是用刀—边削去了一块,又总是蜡黄蜡黄的。闪亮闪亮的眼睛,变得又黑、又暗、又深,让人想到村后那

孔塌陷的、挂满蛛网、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。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……那嘴唇曾那样鲜红。

她锄地、她割麦、她碾场、她推磨……逢到冬天农闲有太阳的时候，她就靠着场边的麦秸垛纳鞋底，一双又一双，没完没了。那鞋有西家铁蛋的，鞋面上做个老虎头；有东家黑妞的，鞋面上绣朵红牡丹……

可是，她再也不给我扎风筝了。我呢，也长大了，在镇上的中学念了书，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内容，放风筝的游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我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害怕见她，她的眼神让我看了之后，总是觉得心口堵得慌，喘不上气。

而在那个年龄，我本能地逃避着阴暗。为了这个，我又觉得对不起她，倒好像我把她一个人，扔在那阴暗里了。

生活像一条湍急的河流，把我带到这里，又带到那里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三十多年的岁月，已在转眼间过去，我常常想起她，想起那个曾经快乐而美丽的姑娘。

一九七八年八月